

袈裟扣

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夏烈◎主编

袈裟扣

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夏烈◎主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袈裟扣——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 魏微等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39-3228-2

I. ①袈… II. ①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3185号

责任编辑 余文军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 后声文化
责任出版 朱毅平

袈裟扣

——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

魏微 等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90千字
印张 11.625
插页 3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28-2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迷茫和谦谨同在

——序言赘语

夏烈

有那么两年，我读当代小说感到厌倦。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专业读者了，不可能过于任性地读——比如完全一目十行，随便议论几句把那小说一言以“毙”之；尤其是跟小说家认识的，人家巴巴地把小说寄给你，你心里就老落着一阴影，觉得不评论不好，评论了不说些好话更不好。——我初入“圈”时，满怀期望，觉得成一文学评论家挺痛快的，把爱读小说的闲情和爱议论的那点小思想、小才华算是水乳交融了。可真入了“圈”，那点原始的阅读乐趣、完全自由的阅读选择权被渐次剥夺，何况——至少有两个何况——其一是当代小说在我关注的2000年以后感觉越来越没大意思，在依旧庞大的总量中，雷同的经验、干涸的生活与情感、萎缩的题材且还跟风的处理方式，以及退步的小说语言和技术，比比皆是，让我感觉所谓文坛的衰落；其二，则是文学评论家的工作方式很可疑，庸碌，似也不合时宜。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我们今天怎样做评论家？意思是传统的作家作品论既然沦为好话论又没有什么受众愿意读，那我们得挽救这个行当，得回到原点弄明白评论家还可以怎样介入大众文化生活，还可以怎样恢复文学的活力和尊严。

也许，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我的阅读观感也自有偏好。不过，我得说的事实是，最终延缓和挽救我阅读的不是那些名家的宏大叙事和得奖的扛鼎之作，而是另两类——延续我阅读兴趣的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她们的中短篇小说，比如迟子建、铁凝、王安忆、叶弥、金仁顺、盛可以、潘向黎、鲁敏、笛安、张悦然、张惠雯……救治我阅读的倒是被精英们鄙夷的大众类型小说，这几乎成了我如今个体研究上的一个标识，因为文学圈的评论家少有我这样抬举类

型小说的，实诚地为之干这干那，不知量力——其实诸位不知，自读了类型小说，我找回了属于文学本质之一的快感叙事和讲故事的原始技艺，医治了我的阅读厌食症，再回头看纯文学，更知它们各自的优劣。

中国读者，是一拨从西方小说意义上言不那么成熟的读者。不要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传统已然嫁接了西来意，于是中国小说进入了与西方同步的轨道，读者们就都跟得上。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化叙述和人生哲学仍然植根于我们的基因，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通俗小说、网络小说、类型小说以及种种流行文化一直跳开精英的主流而自在民间的浩浩活力。而西方小说有其自然的递进，从晚近的小说创作和阅读史来说，没有19世纪写实主义的发达，不会有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另辟蹊径；而中国读者大抵处于浓缩、混杂的不自然的“吞咽”时期，文学的阅读经验如何圆通，所抱的文学观乃至世界观、价值观如何不偏狭片面，都是问题。此外，中国奇异的历史进程正在呈现西方19世纪的某些社会景观，资本社会中阶层的分化和强烈的矛盾，物质基础所影响到的意识暨人际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情感上的苦痛和身体上的痛苦等等，都亟待我们重新记录。换言之，我们连属于中国的《悲惨世界》《人间喜剧》《红与黑》《复活》《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类都还没有完成，我们是否已有资格像今天的一个北欧作家那样说：生活平淡无奇，我已无事可写？

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们时代的创作其实是把文学的“大时代”做成了“小时代”。对于历史的清理事关人性的清理，同样，对于现实的深入亦事关当下灵魂的真相。我们总抱怨今天文学进入历史的禁锢太多——外力的禁锢也就罢了，内心的禁锢却可能是我们缺乏勇气、智慧和良知的表现；同样，进入现实我们亦甚是乏力——知名作家们的生活已安逸在不富不贵、不贫不贱的窄层，上不去，下不来，无法知解和概括时代极点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场景，安逸，太安逸了！职业化的写作暗自困昧于精神的“无物之阵”，慢慢失去了文学精神与身体受难的关系，与灵魂不安的关系，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在“大叙事”上远未达标。

相反的，由女作家们领唱的“小叙事”“私叙事”却像过去女性做的针线

活，一丝一毫拼缀出了时代生活的比较全面的图景。

插一句的是，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震惊世界的中国“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了，除了哀悼生命已逝的情怀，我在微博上更多地看到了那些痛心疾首的“人祸”，感觉到人生的惨淡。28日，我看到女作家、《中篇小说选刊》主编北北（林那北）的一条微博：“刚刚发掉第五期的稿。这些日子在那么多悲伤与纷扰的缝隙里，艰涩地捧起众小说，看了，又看了，再看了。一次次感叹在坚硬繁杂的现实反衬下，小说们被写得多么无力与苍白。”接着，另一位女作家黄咏梅评论道：“是啊，数次想拿起笔写点什么，但是，能写什么呢。”——我觉得这些从来无意于“意见领袖”的女作家的自然流露，远远胜过无数男作家的沉默失语。而事实上，她们的创作并不多么苍白，我正是通过她们的小说更多地看到了对时代的另一种负责任，看到了她们在时代生活中的痛惜、柔软、同情、理解力。她们的细心、敏感、沉静、张弛让人物变得更人性、更真实可感。或者可以这样说，其实通过这些50后、60后、70后、80后的女作家，中国已经在另一个维度上拥有了自己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桑和伍尔芙，很多女作家所关注和成功书写的伦理、情感，已经塑造出了我们时代的《简·爱》《包法利夫人》《呼啸山庄》《到灯塔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要认为我在说这些老土的人物和名著是一种贬低，我珍视这些小说家和小说所达到的精神价值和文学高度。此外，对于80后女作家言，她们的作品同欧美日本的作品几乎并驾齐驱，当我看过青山七惠、金原瞳、绵矢莉莎等等别国80后的作品后我这样确信。略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女作家似乎对这种从“小叙事”、“私叙事”出发的路径抱有怀疑和犹豫，因此显得不够专注和独特；同样，由于时代阅读的风尚，很多好小说被大众读者弃置了、冷漠了，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吊诡。

由此，我觉得另一个观点也值得一说，那就是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一种女性气质的人类精神活动。我的意思是，与政治、哲学、经济、历史、科技、管理等相比，文学恰是与它们全不相同，只在乎呈现而不在于解释说明的人类精神活动。这就像女性在这个世界的功能和角色扮演，她并不强出头给一件事

以明确的解决方案，她不擅长也不争夺，反之，她是含混的、暧昧的、慈悲的，竭尽可能地映射着身内身外，充满创造力地表现身体、灵魂、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不久前，我意外地参加了一个《红楼梦》的会议，听到红学家蔡义江老先生在那里说：《红楼梦》是一面镜子，照见世人；她不是灯塔，灯塔是《共产党宣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觉得很有趣，这跟我说的文学是女性气质的人类精神活动的意思近似。

所以我非常在乎由“文学—女性”结构所象征的人类精神特征即其情怀。这种特征和情怀是男人值得思考 and 学习的，尤其是从事文学的，若不知解便不能尽文学之细致婉曲。也因此，文艺总追求内在的“雌雄同体”式的和鸣，中西歌舞戏曲都有这个传统，文学上也有男性写闺阁、闺怨的常例。而当文化赋予女性同等的书写的权利，我们则更有必要通过倾听女性的声音学会世上另一个频率的美妙和美德。学会文学式的精神态度，学会女性式的精神表达，世界就不会简单地被不知敬畏、一味求进步成功的思维单向度地牵引。

关于眼前这两个姊妹篇的选本——《袈裟扣——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怀念小龙女——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我想说的是，我搜选的范围主要是：一、近三年的作品（中短篇小说）；二、题材多关于都市。后者，都市小说一直是当代小说创作的薄弱区，固然作为农业大国的乡村叙事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产量高峰可以理解，不过体现中国现代性和快速发展的都市生活语境和精神变迁的好作品确实挺少的，这是我们对精神世界普遍关怀落后的表现之一，我个人希望能够从女作家的创获中使大家看到我们目下都市小说的一个刻度。

这一组选本的出版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同仁曹洁、柳明晔女士的督促和支持，感谢所有答应她们作品入书的优秀的中国女作家们——当然，我知道搜选在此的70后、80后女作家的中短篇还有许多问题。她们的迷茫和她们的谦逊同在。

现在，自由的阅读和评论权交给您了，每一个捧之在手的读者！

2011年7月28日于杭州桂苑

目 录

金仁顺

- 1 彼此 短篇小说
23 在敦煌 短篇小说

鲁敏

- 38 铁血信鸽 短篇小说
64 取景器 中篇小说

盛可以

- 108 白草地 短篇小说
131 袈裟扣 中篇小说

张惠雯

- 171 群山 短篇小说
186 爱情的五个瞬间 中篇小说

魏微

- 209 在旅途 短篇小说

孙未

- 236 点火 短篇小说
250 好运气 中篇小说

任晓雯

- 284 暖雪 中篇小说

乔叶

- 309 失语症 中篇小说

金
仁
顺

1970年生。1995年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专业。已出版长篇小说及小说集《爱情冷气流》《月光啊月光》《春香》《仿佛一场白日梦》《绿茶》等。

彼此

【短篇小说】原发《收获》，选载《小说选刊》第5期

这次他们是去一个风景秀美的小城市。三年前，黎亚非第一次跟周祥生出门，就是去这个地方。

出门之前她还有些忐忑，周祥生为什么找她去呢？科里的医生有二十几个呢，男医生尤其多，他跟她孤男寡女的，这么一路走下来，算怎么回事儿？黎亚非犹犹豫豫地收拾好东西赶到会合地点时，才发现周祥生的助手不止她一个，还有麻醉师吴强。

吴强开车，手脚不闲，嘴也不闲，黎亚非这一路上听到的信息，比她在院里待三年听到的还多。原来，科里大部分的医生都跟周祥生

出去过，她算是最后一拨儿。而且不光是周祥生，其他三四位主任医生也经常周末带着主治医生们出去。

“您的名气大，来的病人多，”吴强对周祥生说，“他们大树底下好乘凉。”

黎亚非坐在后面，望着外面的风景。他们走的是一条盘山公路，左一弯右一转，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树根处沁出凉湿的气息，正是早秋时节，山色总体还是绿色的，但偶尔的，会有一棵枫树烧着了似的闪现出来。

“黎医生，沉默是金啊。”吴强见黎亚非一声不吭，从后视镜里打量她一眼，笑着说道。

“我一向笨嘴拙舌。”黎亚非说。

“寡言少语，”周祥生说。“是女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怪不得我们院里的女医生一个比一个矜持，”吴强哈哈大笑，“这下我找到病根儿了。”

他们到达时，病人家属们已经等在宾馆里了，七八个人像迎接救星似的欢迎他们的到来。两个女人殷勤地陪黎亚非进了房间，一个给她洗水果，一个替她沏茶，她们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弄得黎亚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不知道该跟她们说什么。

周祥生经过黎亚非的房间，在门口站住了，两个女人立刻热情地招呼他进来坐坐，周祥生邀她们出来到大堂跟他谈谈病人的情况，“让黎医生洗把脸，我们待会儿去医院。”

洗脸的时候，黎亚非想周祥生这个人，他们是科里、乃至院里的招牌人物，身边总是簇拥着病人、医药代表、好学上进的实习医生，领导们架子虽然大，但对专家也总是谦让尊重的。

黎亚非跟周祥生一起做过几次手术，他平时话不多，不大正眼看人，可一进了手术室，就像演员化好妆上了舞台，整个人都不一样

了，他跟没有全麻的病人开玩笑，跟医生们聊正在上映的电影或者正播的电视剧，让护士放流行歌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黎亚非很难相信一个人能把手术做得那么精彩，同时又能兼顾到手术室里那么多的细节。

那个小城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跟他们院里的没法儿比，但也能将就着用。看完手术室，安排好第二天做手术的相关事宜，他们出去吃饭，饭桌上，盘子大得吓人，点的菜太多，后上来的盘子搭到了先上的盘子上面。

吃完饭，一个家属用询问的目光看看三位医生，在黎亚非身上略微迟疑了一下，望着周祥生问，“我们去桑拿还是KTV？”

“我们回酒店休息，”周祥生说，“早睡早起。”

第二天他们做了两个手术，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回来时，还是吴强开车，一直把黎亚非送到楼下，她跟他们道别，准备下车，周祥生转身把一个信封递给她，“这个别忘了拿。”

她把信封接过来，人在地面上刚站稳，车就开走了。

黎亚非上楼放下行李，看着手里的信封，她知道里面是钱，但里面的数目是她想象中的两倍。

只要周祥生的时间能调配开，请他做手术的人多的是。起初的半年，周祥生偶尔带黎亚非出去，但慢慢地，她变成了他的固定搭档。吴强经常跟他们一起，但也有一些时候，病人从费用角度考虑，更愿意请当地医院的麻醉师。那时候，周祥生就得自己开车。

一年四季，他们以自己居住的城市为中心，辐射到周围七八个中等城市，以及五六个医疗设备说得过去的县级市。周五下午出门，开车几个小时，到达某个地方，晚上休息，周六做一天手术，如果病人多，周日再做一上午。

为了减轻周祥生的压力，黎亚非到驾校找了一个陪练，每天抽出

一个小练车。有一个周末，他们做了三个手术，第二天上午又做了两个，午三点钟才吃上饭，周祥生好像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病人家属还在不停地提问。黎亚非替他回答了一些问题，但那些病人家属在对她抱以微笑后，会拿同样的话题再问一遍周祥生。

吃完饭，出来上车时，她跟周祥生说，“我来开吧，你在车上睡一会儿。”

周祥生愣了愣，但什么也没问，就把车钥匙给了她。

黎亚非戴上墨镜，放了一张蔡琴的碟片。

周祥生笑着打量她。

“这样我会觉得自己是个老司机。”她说。

有很长的一段路，笔直笔直，从盐碱地中间像刀痕一样划过去，路两边是发白的土地，植被像癣块分布其上，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远处，那么绝对，让人想起“大漠孤烟直”这样的诗句。

周祥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蜷在外衣下面，发出低低的鼾声。

黎亚非很喜欢这种度过周末的方式，不光因为那些收入——她把那些钱单独存到一张卡里，偶尔在提款机上看到数目，总会让她感到惊异——更令她高兴的是，她拥有如此冠冕堂皇的不在家的理由。

周末她老公总往外跑，举行读书会，约重点作者见面谈选题，要么就是跟编辑部同事吃饭、喝茶，跟朋友或者同学打球、游泳，忙得不亦乐乎。她留在家里洗洗涮涮，累了，就给自己煮杯咖啡，去她老公那几千部碟片里头翻翻，碰上有兴趣的，就放进影碟机里看一会儿。

她不喜欢看青春片，也不喜欢纯粹的喜剧或者悲剧，她喜欢的是一些跟生活贴得很近的故事片，她发现，电影里那些跟她年龄相仿的女人们，面对的问题跟实际生活中她们面对的问题差不多——

丈夫有外遇了，或者自己有外遇了；不再相信爱情，或者开始相

信爱情。

她审视着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也体会不出有什么好；有时候，她觉得有必要改变改变，更多时候，又觉得应该以不变应万变。

黎亚非喜欢在路上。春天，草色铺展在远处，像一块水彩，嫩生生的，毛茸茸的，她的心都跟着变软了。草色略微变深的时候，树叶像小虫子似的，从树枝里面钻出来。有一次，陷进座位里长久无言的周祥生，忽然指着街边的树，问她，“那算不算萌动？”

她放缓了车速，往树上打量，那些小叶片，宛若婴儿半握的手，颤颤巍巍地，好奇地伸向寒意尚存的空气中。

“算是吧。”她说。想到他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份，却为几片叶子如此字斟句酌，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话我？”他看她一眼。

“没有。”她用手抹抹唇角，试图抹去那些笑纹。

“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诗歌爱好者。我为诗歌失眠的夜晚比其他所有的事情加起来还要多。”他坐起来，把椅背调到正常的位置上，“但现在每天和我打交道的，是一些生了肿瘤的膀胱。”

周祥生伤感的语气让黎亚非吃惊。他在病人面前，是专家，是权威，是威信与威严并重的神，黎亚非看着他应对那些饱受死亡威胁的病人以及过度焦虑的病人家属时，会不自觉地融入到他们中间去，仰视着周祥生，信任他、依赖他，把自己不愿承担、或者承担不了的包袱，搭到他的身上去。

她一直以为他对自己的工作是无比自豪的，有幽默感的。手术的时候，他曾让她用一句成语概括他们的工作。她被问懵了，完全没有方向。

“这么简单都答不上来，”他一边把摘除下来的肿瘤扔进盘子里，

一边悠然说道，“探囊取物啊。”

“我一向没有幽默感。”她说。

周祥生看了她一眼，发现她并不是在赌气耍性子，而是非常真诚地为自己的乏味道歉。

黎亚非是一个文静、优雅的女人，她身上几乎没有缺点。但也因此，她在男人眼里，也缺少了必要的性感。“大理石美人”，男医生们私下里这么叫她。周祥生不知道她是天生如此呢，还是情感上面遭遇过什么挫折。

在她之前，周祥生带科里另外几位女医生出去过。只要是跟他独处，或者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她们总会把话题转到情感生活方面，其中一些事情在他看来属于绝对隐私类，但她们照样坦然道来。

黎亚非是女人中间的另类。她第一次跟他出门时，坐在车后座上，如果不是吴强问话，她几乎变成了隐身人。她不用嘴说话，也不用眼睛，或者肢体说话。她的沉默是百分之百的。他不无惊喜地发现，她的工作态度也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一点儿矫情、挑剔、抱怨，工作就是工作。在报酬方面——他一向出手大方——他猜她不会嫌少，但她也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因为满足，而直接、或者委婉地向他表达感激之情，以及对继续合作的期待。

周祥生对这种单纯关系有种久违的亲近感，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时候，他注意到她身上的女性特质，温情、娴静、稳重，她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同一个动作，注视久了，他觉得她像油画人物。

有一次周祥生带着黎亚非出去，手术结束后吃晚饭时，东道主跟他们提起一个小镇，说小镇有一个小店，火极了，他卖关子没说火的原因是什么，但馋涎欲滴地强调了好几遍那店里的东西，“逆风香百里啊。”

他们回程的时候，决定绕个弯路去那个小店吃顿饭。地方很好

找，小镇里的人没有不知道“山珍一锅”的。店面不大不小，门口的车挤得满满当当的，沿街排出去，像一溜麻将牌。店里的桌子都是灶台式的，水泥磨的台面，中间盘着一个水盆大小的铁锅，里面炖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菜品只有一样，在后面大铁锅里炖到八成熟，就餐的客人只需点出是几个人的份量，就有服务员替他们把东西放到桌上的小铁锅里，边炖边吃。

东西确实香极了，而且不油腻，黎亚非怀疑店主往里放了特殊的香料，比如大烟葫芦什么的。他们快吃完的时候，忽啦啦涌进来一群人，高声大噪地说话，把几张预留的空桌子填得满满的。有个红脸膛卖弄自己是熟客，跟朋友讲菜里的成分：蘑菇、板栗、黄花菜、桔梗、土豆、辣椒都是配料，最要紧的是，蛇、野猪、獾子、山鸡、麻雀、蛤蟆……

他们回到车上继续往回走，每隔二十分钟，黎亚非就要下车吐一次，胃液、胆汁都吐了出来，吐完后黎亚非用矿泉水拼命地漱口。

“你的胃早就吐空了，”快到高速公路入口时周祥生说，“你还想再吐的话，已经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我胃里的东西让你觉得恶心了。”

“不是的，”黎亚非让他说得不好意思了。“我老觉得自己的胃里有个动物园，不时地就有个什么东西要跳起来。”

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周祥生顺着岔路把车开进树林中间，阳光斑驳地从树梢间漏到地上，圆圈套着圆圈，光斑叠着光斑，空气又凉又湿，黎亚非觉得肌肤像刚做完面膜，开了差不多十分钟，在树林深处，出现了一幢古堡样儿的建筑，四周的庭院被铁栅栏围着，庭院里面有喷泉和汉白玉雕像，周祥生对两个保安出示了一张会员证后，被放了进去。

酒店里面的东西色调柔和，品质上乘，沙发颜色并不统一，室内

摆放了很多植物，有草有花，间隔出一个个谈话空间，阳光穿过屋顶玻璃直接照射进来，咖啡的香气则浮动着向上涌去，音乐声不高不低，把咖啡吧置于流水中间。

客人并不少，周祥生带着黎亚非找了个靠窗的角落，点了两杯咖啡，给黎亚非要了份新烤的饼干。

“充充电吧。”他对她说，自己把双腿放平，在沙发里面伸了个懒腰。

黎亚非道了谢，扭头看着窗外的景观，庭院里的树木花朵因为没有污染，颜色分外艳丽、醒目。她转回头时，发现周祥生审视地看着她，他的眼角已经有皱纹了，但眼睛还是黑亮黑亮的，盯着人时，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劲头。

黎亚非的心扑腾扑腾地跳了几下。

“你的话总是这么少吗？”周祥生问。

“你不是说，寡言少语是女人的美德吗？”

“但你过分了些。”周祥生责备她，语气温柔。

随着黎亚非的频繁外出，她老公郑昊倒开始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了。周日傍晚她回到家，十有八九，他躺在客厅沙发里读书，见她进门，他把书扔掉，从沙发上坐起来。

“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郑昊说。

黎亚非在最短时间内冲完淋浴，换好衣服，跟郑昊出去吃饭。

郑昊在生活中很多方面是很有本事的，跟黎亚非单独吃饭时，他总能找到美味、干净又便宜的小店。小小的门脸儿，热情的老板娘，满脸笑容的服务员，当着黎亚非的面，郑昊跟她们开暧昧的玩笑，把她们逗得面红耳赤。

“你不管管他？”她们说黎亚非。

黎亚非笑笑，细嚼慢咽地吃自己的饭。

郑昊在哪儿都有女人缘儿，他们刚认识时，郑昊恰巧处于一段热烈恋情的灰烬期，黎亚非的冷静寡言、从容不迫，宛若一泓湖水，让他安定安宁，进而觉得这是酷味儿十足的恋情。

“你是雪山，我是飞狐。”郑昊对黎亚非说。他对她的追逐确实像一团火球，整天跟随在她的身后。鲜花、礼物、吃饭、唱歌，他还在自己的杂志上面给她写情书，明晃晃是她的真名实姓。

直到结婚那天，黎亚非一直觉得爱情是一杯醇酒，让人脚底发软，浑身轻飘飘的。

婚礼那天，她一大早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婚纱穿好，然后化妆，化妆师是从影楼里请来的，她给她打粉底的时候，黎亚非的姐姐把一个女人送进门来，笑着说，“你的好朋友来了。”

不是什么好朋友，黎亚非甚至没见过她。

那个女人说她是郑昊的前女友，她是来恭喜黎亚非的。“我知道郑昊挑选女人很有眼光，但你还是比我想象的更漂亮、更优雅，”她毫不吝惜对黎亚非的赞美，“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新娘！”

她很自来熟地在黎亚非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有时停下来看看墙壁上的油画，偶尔拿起一个小物件儿赏玩，而黎亚非自己倒被牢牢地钉在椅子上，下巴被化妆师固定在某个角度上。她拿不定主意，是坐下来跟那个女人面对面，眼睛对着眼睛，进行无声的斗争呢，还是就眼下这样，以熟视无睹的方式显示自己对她的不在乎和胜利者的自信呢。

那个女人转了一会儿，离开了，临走前，她送了黎亚非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是一个秘密。

“昨天郑昊一整天都待在我的床上，我们做了五次，算是对我们过去五年恋情的告别演出。”那个女人的手搁在黎亚非的肩头，随着她的话，她的手指很有节奏地敲击着，“从今天开始，他归你了。”